

# 纨绔

世子妃  
4  
点江山  
下

西子情 著

WANKU SHIZIFEI

古风派当红作者西子情继《妾本惊华》后，  
巅峰巨献！

温文尔雅的狡黠世子VS腹有乾坤的纨绔少女  
华丽对手戏持续升级！

九州天变，王朝换主，帝业千里烽火硝烟。  
四海云倾，大厦欲坠，江山百年难过情关。  
媲美容止、丰兰息的超完美男主！

『陈年老醋』独家剧场+1张O版明信片+精美海报+唯美书签  
超值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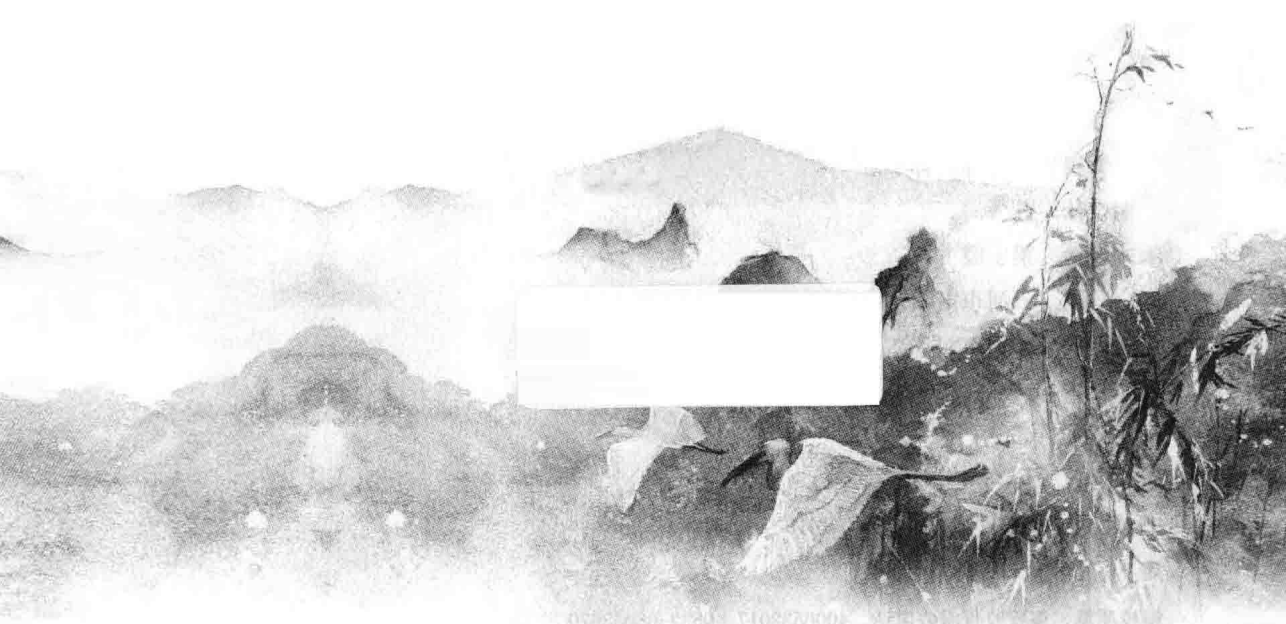
西子情作品  
纨绔世子妃系列 004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XIZIQING WORKS  
西子情 著

# 纨绔

世子妃  
4  
点江山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纨绔世子妃. 4, 点江山 : 全2册 / 西子情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552-0915-7

I. ①纨…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6063号

书 名 纨绔世子妃4点江山(全2册)  
作 者 西子情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海波 刘晓艳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封面设计 苏 涛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5.5  
字 数 46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0915-7  
定 价 59.80元(全2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第一章	旖旎情思	1
第二章	游说允婚	25
第三章	凤凰水患	52
第四章	生米熟饭	77
第五章	情难自禁	99
第六章	喜欢多年	123
第七章	迫不及待	148
第八章	连番试探	173
第九章	红粉情事	197
第十章	四方来客	219
第十一章	及冠及笄	244



# 目录

〔下〕

CONTENTS

第十二章	血染皇城	269
第十三章	三道圣旨	292
第十四章	大雪封山	313
第十五章	割袍断义	342
第十六章	江山太重	370
第十七章	盖棺论定	395
第十八章	辗转南疆	418
第十九章	无心插柳	444
第二十章	惊异发现	470
第二十一章	平复内乱	491
第二十二章	灵术唤醒	514
第二十三章	归心似箭	535
剧 场	陈年老醋 ②	557

# 血染皇城

## 第十一章

WANKENSHIJI



云浅月手指缩了缩，目光紧紧盯着六公主的剑。容景轻轻握住云浅月的手，她偏头看向他——他的眸光静静，半丝要出手相助的神色也无——她闭了闭眼，对他点点头，继续看向下面。

“慢着！”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

六公主闻言握着宝剑的手顿住，回头便见夜天逸缓步走了进来，她恭谨地喊了一声：“七哥！”

“七皇子！”秦玉凝也喊了一声，这一声和六公主的声音听起来相差无几。

“你总算来了！朕以为你不管父皇，由着这两个孽子杀了朕呢。”老皇帝看着夜天逸道。

“儿臣来晚了，让父皇受惊了！”夜天逸缓步走进来，在距离夜天倾和夜天煜三尺的地方站定，看了二人一眼，淡淡道。

老皇帝哼了一声，“就凭这两个孽子，还让朕受不了惊吓。”

“父皇是这天圣的九五之尊，能让父皇受惊的事儿自然极少。看来儿臣太多虑了，得到消息后将母后托付云王叔照顾，急急赶了来。”夜天逸道。

“你母后身体还好吧？没因受奔波而吃不住吧？”老皇帝问。

“没有，母后一切都极好，就是十分喜爱福寿山，不想回来。”夜天逸道。

“不想回来也得回来，福寿山是福寿山，不是她的家，皇宫才是她的家。”老皇帝道。

“母后说在皇宫住够了！”夜天逸又道。

老皇帝哼了一声，“住够了也得住，她生是皇室的人，死是皇室的鬼。别以为我时日无多，她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由不得她。”

“可惜父皇病着，无法起床，我看母后就是在和父皇置气而已，只要父皇哄哄她，也便好了。您和母后毕竟是一辈子的夫妻。”夜天逸道。

“我若不是病着起不来，能让这两个孽子滚来我面前大逆不道？她有腿有脚不来看朕，朕去多少次她也闭门不见，哪里有这样的皇后？”老皇帝消下去的火气又升了起来，提起夜天倾和夜天煜，对夜天逸怒道：“你为何拦着？不让六儿杀了这个孽子？”

“依儿臣看，二哥、四哥只是在和父皇开玩笑而已。”夜天逸缓缓道。

“开玩笑？混账！刀都已经架在朕的脖子上了，还是开玩笑？”老皇帝横眉竖目地道。

“儿臣没看到刀架在您脖子上，而是架在了明妃娘娘的脖子上，如今他们又被六妹妹和秦小姐两个女人用剑抵住脖子，她们两个弱女子如何能将二哥和四弟轻易制住？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依儿臣看来，这只不过是二哥和四弟在和父皇开个玩笑而已。”夜天逸慢慢地道。

“那是因为秦小姐有武功，且比这两个人高强，你别告诉朕你不知道。”老皇帝瞪眼道。

“秦小姐有武功吗？”夜天逸似乎有些讶异，转头上上下下打量了秦玉凝一眼，摇摇头，“儿臣还真不知。”

老皇帝恼怒，“你知道什么？”

“儿臣知道您是儿臣的父皇，他们是与儿臣流着一样血液的兄弟。”夜天逸道。

“兄弟？你没听到他们刚刚说的话，你当他们是兄弟，这两个孽子可不当你是兄弟！”老皇帝额头青筋直跳，使劲地敲床板，对夜天逸命令道：“现在就给朕杀了他们两个，朕再也不要见到他们！”

“父皇息怒，二哥和四弟虽然玩笑开大了，但是罪不至死！”夜天逸摇摇头。

“混账，你也反了朕不成？”老皇帝似乎怒极。

“儿臣不敢！”夜天逸摇摇头，转头对外面清声喊话：“来人，去请德亲王、孝亲王、云王爷、秦丞相、染小王爷、冷小王爷、容枫世子一起来圣阳殿。”

“是，七皇子。”外面有人恭敬地喊了一声，听声音竟然是早先没在圣阳殿的文莱。

“你喊他们来做什么？”老皇帝看着夜天逸。

“父皇的火气太大了，二哥和四弟的玩笑虽然开大了，但他们总归是您的儿

子。儿臣劝不住父皇，又不想强行惹父皇再生气——将您气坏了就不好了，如今请他们一起来劝劝父皇。对二哥和四弟小惩大诫就好，杀了他们，您可就少了两个儿子了。”夜天逸道。

“这样的孽子，少一百个朕也不心疼。”老皇帝似乎一眼也不愿意再看那二人。

夜天煜忽然转过头，怒瞪着夜天逸，“夜天逸，你少假好心。父皇，要杀要剐您随便，我们既然敢做，就不怕死。没想着要活着回去。”

秦玉凝架在夜天煜脖子上的剑随着他转头，连忙离开了一寸，但还是划破了他脖颈上的皮肤，一道浅浅的血痕中有血流了出来，顷刻间染红了脖颈。

“不错。不用你假好心，我们输了就是输了。本来也没你手上的筹码多，我们也没想着能赢。不过七弟的手段的确是高啊！竟然让两个弱女子为你所用，兵不血刃地就将我们制住。”夜天倾这一番话已经说得极为困难，话落，看向秦玉凝，冷嘲一笑道：“而且其中一个还是我的女人。”

秦玉凝冷声道：“一日没嫁给你，就不是你的女人。二皇子还是不要在这里逞口舌之快，最好跪地求情，皇上兴许会看在你是他儿子的份上饶你不死。”

“好一个一日没嫁给我，就不是我的女人。”夜天倾哈哈大笑，插着匕首的伤口处因为他剧烈的晃动而血流如注。他似乎突然不知道疼了，捂着心口伸手入怀，从怀中拿出一摞纸扔向秦玉凝，对她大笑道：“你还记得这个吗？这可都是月妹妹在你我行房那日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一直贴身收着，即便你失踪这数月，我也总看着，日日想着你我那日之事……”

一大摞纸上春宫图，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全部砸到了秦玉凝的身上、脸上，更有甚者砸在了她横在夜天煜脖颈上的剑身上，然后散落在地。

秦玉凝的脸瞬间惨白如纸，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还记得吗？那日你在我身下一直哭着求我，好不梨花带雨，我见犹怜，多么娇媚，多么柔软……你越是这样，就越让我恨不得将你贯穿到底，掰开了，揉碎了，吞咽入腹。”夜天倾看着秦玉凝发白的脸，颤抖的娇躯，那眼神似乎又将她脱光了，一字一句地道。

“你闭嘴！”秦玉凝白着脸低喝。

“想起来了吧？那一日之后你是不是也总记忆犹新？我烙下的印记你一辈子也抹不去。只要你活着，你就是我的女人。不，就算你死了，也还是免除不了你是我的女人，而且曾经怀了我孩子的事实。”夜天倾看着秦玉凝大笑着，一字一句犹如针锋。

秦玉凝身子剧烈地颤抖起来，架在夜天煜脖颈上的剑几乎握不住。



“这些日子看来你归顺了七弟，怎么？难道你还想着嫁给七弟不成？算起来你是他的嫂嫂，不过没关系，七弟愿意捡他哥哥我剩下的也行，不过你和他行鱼水之欢的时候，难道就不会想起我吗？”夜天倾欣赏着秦玉凝几乎要崩溃的脸色，“不过七弟心里一直有着月妹妹吧？可惜啊！月妹妹看上的人是容景，他这一辈子怕是都得不到了，不过你虽然是我穿剩下的破鞋，但好歹也是这京中天圣第一美人，配七弟还是勉强可以……”

秦玉凝忽然从夜天煜脖颈上拿开剑，刺向夜天倾。手腕虽抖，但她这一剑丝毫不减凌厉。

夜天倾笑看着她，不躲不闪，那神情似乎即便能躲开，也不躲了。

夜天逸轻轻一挥袖，扫开了秦玉凝刺向夜天倾的宝剑。从夜天倾说话到如今秦玉凝拔剑，他的神色丝毫未变，清逸俊美的眉眼看不出任何情绪，对秦玉凝淡淡道：“住手！”

就是这样平淡的两个字，秦玉凝的怒气和颤意似乎顷刻间就消失于无形。宝剑顺着夜天逸的力道撤回，又重新架在了夜天煜的脖子上。

“住手做什么？秦玉凝，你果然还是和过去一样，即便现在你拿着剑，也和过去没拿着剑一样，在男人面前就跟小绵羊似的，温顺乖巧得很。”夜天倾大约是刚刚笑得厉害了，又吐出一口血，盯着秦玉凝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道：“秦玉凝，你要记住，即便我死了，你也是被我狠狠地玩过不止一次，被我烙下印记的女人。你这一辈子也洗不去，你再也嫁不了别人，即便到死的那一日。”

秦玉凝似乎没听到，木着一张脸，不看夜天倾。

夜天倾哈哈大笑了一声，又转向夜天逸，也是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道：“七弟，你生来就比我和四弟狠，你和父皇一样，没有心没有肺更没有情，眼里只有江山。你自认为你爱月妹妹，但你好好问问自己的心，你的爱真的是爱？比起所有人，你的爱最不值钱。”

夜天逸淡淡看着夜天倾，不答话。

“今日我败，明日就是你败。夜天逸，你即便得了皇位，也坐不久。夜氏这江山是盗来的，连这皇宫都是盗了慕容氏的。欺世盗名，盗国盗家，我即便身为夜氏子孙，也一样为此不齿。今日，父不仁，子不义。我以我血诅咒，夜氏江山早晚有一日会崩塌，就像百年前的慕容氏一样，夜氏所有列祖列宗包括皇室祖祠，都会化为烟灰，再不能复。”夜天倾发出诅咒。

“孽子！杀了他！”老皇帝愤怒地大叫。

“不用你杀，我自己会死！”夜天倾一把夺过六公主手中的剑横在了自己的脖

子上，猛地用力——须臾，长剑滑落，血流如注，他的身子滑倒在地，夜天倾缓缓地闭上了眼睛，鲜血顷刻间染红了圣阳殿地面的金砖。

云浅月忽然撇开头，一滴清泪滴落。

容景收回视线，看向云浅月，抬起如玉的手，轻轻用指腹揩去了她眼角的清泪，眸光温柔，如诗似画的容颜温润如玉。他并没有说话，但他的举动却包含了无尽的暖意。

云浅月扯开嘴角，对他笑了一下。

“别笑了，笑比哭还难看，还不如你哭一下。”容景摸摸云浅月的头。

云浅月止住笑，闭了闭眼，再睁开，眼中一片平静。

“二哥！”夜天煜凄厉地大喊了一声，这一声饱含了浓浓的兄弟亲情。他一把打开秦玉凝架在他肩上的剑，奔向夜天倾，弯身抱住他。

不知道是夜天煜再不顾忌，还是秦玉凝因为夜天倾的话和他这样自刎而死在她面前让她太过震骇，她被夜天煜的力道冲得后退了两步，脸色苍白地看着躺在血泊中的夜天倾，手中的宝剑脱落，咣当一声砸在了地上。

“二哥！”夜天煜用力地摇晃夜天倾。

“四……弟……我……先走……一步了……”夜天倾还有一丝气息，闭着的眼睛困难地睁开，混沌不清地吐出一句话。

“二哥，你等等我，我这就与你一起。”夜天煜红了眼睛，一把拾起夜天倾扔在地上的宝剑，向自己的脖子抹去。

夜天逸忽然出手，打断了他手中的宝剑，宝剑再次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夜天逸！我连死都不行吗？！”夜天煜抬起头，一双发红的眼睛恼怒地瞪着夜天逸。

“四哥难道忘了如今还在四皇子府的四皇子侧妃了吗？你死了一了百了，她呢？”夜天逸看着夜天煜，慢慢地道。

“我死，她自然也死。她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夜天煜咬着牙道。

“你死很容易，但你若是死了，她死怕是不容易。”夜天逸慢慢地道。

“你什么意思？”夜天煜瞪着夜天逸。

“就是四哥能想到的意思。赵可菡如此女子，弟弟觉得死了可惜，怎么也要留她一条命的。四哥若是放心的话，就先死吧！若是不放心的话，那就需要你先杀了她再自己去死了。否则的话，弟弟实在不想看到赵小姐这样的女子就这样随你而去，怎么也会忍不住出手阻止的。”夜天逸迎着夜天煜的视线，淡淡地道：“以后时间一长，她没准就淡了要死的心思，到时候还记不记得你，谁又说得准？”

“你……”夜天煜大怒，一双火红的眸子几乎要喷出火来。

夜天逸不再说话，静静站着，看着夜天煜和他怀里的夜天倾。

“四弟……哥哥先……去了……你……你不急……”夜天倾的血似乎流尽了，嘴角再无鲜血流出，眸光涣散，声音也越来越低，几不可闻，“月……妹……妹……”

虽然他的声音极其混沌不清，极其低微，但圣阳殿内静寂无声，在场之人都听得真切。

“二哥，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月妹妹说的？你告诉我，我会告诉月妹妹。”夜天煜抱着夜天倾，急声道。

“月……妹妹……我……我爱她……”夜天倾费力地吐出一句话，终于再也支持不住，手臂垂落，断了最后一丝声息。

夜天煜沉默地看着夜天倾手臂垂下，看着他彻底闭上眼睛，心口停止了心跳，身体温热，躺在他怀里却再无半丝声息。他脸色平静，似乎对夜天倾临终说出这样的话丝毫并不惊讶，尽管夜天倾已经听不见，他还是看着夜天倾道：“你放心，我会将你的话告诉月妹妹的。”

云浅月再次转过头，这回却是一滴泪也没落，只是神情说不出的苍凉。

容景偏头看了她一眼，并未说话。

“孽子！临死还惦记女人，我夜氏没有这样的子孙。”老皇帝声音犹如黑云压山般的沉，一双深陷的老眼愤怒地瞪着夜天倾，那神色似乎若是他能起床，还会再去补上一剑。

“父皇，您不想要我们这样的儿子，您可知道，我们还不屑托生在这个姓氏之家？惦记女人怎么了？二哥心里爱的人就是月妹妹。这又有什么错？至少他比您强，月妹妹如今对他虽然不喜，也没有再厌恶。可是您呢？您喜欢的女人对您厌恶得连在您死前再看您一眼都不愿意，您的所有女人都是因为您是皇上，没有一个是真心喜欢您的。在我看来，二哥比您强多了。至少他没有您狠，更比您懂得怎样爱，比您懂得成全他人。”夜天煜抬起头，恨恨地看着老皇帝。

“孽子！”老皇帝大怒道。

“父皇，您可以换点儿新鲜的说法。我们就是孽子——没有您作孽，又怎么会生出我们？”夜天煜冷笑着看向老皇帝，“二哥的话说得对，夜氏这江山是盗来的，连这皇宫都是盗了慕容氏的。欺世盗名，盗国盗家，生灵涂炭，作孽无数，我们即便身为夜氏子孙，也一样为此不齿。夜氏江山早晚有一日会崩塌，就像百年前的慕容氏一样。夜氏所有列祖列宗包括皇室祖祠，都会化为烟灰，再不能复。”

老皇帝再次被这样的话激怒，老眼通红，神情极其可怕地盯着夜天煜，大骂道：“混账，孽子，畜生！天逸，杀了他！现在就给朕杀了他！”

“父皇息怒！”夜天逸摇摇头。

“好啊，朕说的话如今不管用了是不是？”老皇帝转头看向夜天逸，眼中的火似乎要冒出来，大怒道：“你没听到他说了什么混账话吗？这样的孽子，不杀了等什么？”

“儿臣听到了。”夜天逸神色平静。

“听到了还不给朕杀了他。”老皇帝怒喝道。

“儿臣觉得让四哥活着比较好，可以活着代替二哥看看儿臣能不能守得住这夜氏江山。”夜天逸淡淡道。

“夜天逸，原来你打的这个主意。我即便活着，你也守不住。即便没有前朝皇族后裔来夺回天下，你也守不住。南梁、南疆、西延、北崎等小国日渐坐大，脱离天圣掌控，外加一个本来就兵强马壮、富饶辽阔的东海，这天下早晚不再姓夜。”夜天煜大声道，“夜天逸，今日我和二哥的下场，就是明日你的下场。”

“想要我有这样的下场似乎不易。”夜天逸不恼不怒，神色平静，转而对六公主道：“六妹，你出去看看，文莱将人请来了没？”

六公主应声，连忙走了出去。

“朕说杀了他！杀了这个孽子！他不配姓夜！”老皇帝依然怒喝道。

夜天逸不再理会老皇帝。

“父皇，您这样喊叫，我都替您觉得可笑，您怎么到如今还不明白？这个皇宫，甚至整个天圣皇朝，到如今已经不是您说了算。说了算的人，是七弟。连这两个女人都能听他的，这个皇宫里面，如今还有几个人不听他的？包括您的文莱。”夜天煜感到可笑地看着老皇帝躺在床上叫嚣。

老皇帝瞪着夜天煜，老眼火红，片刻后，又瞪向夜天逸，忽然张开嘴，一口血喷了出来。他想要起身，却又跌回了床上，昏死过去。

“秦小姐，劳烦去请太医给父皇看诊。”夜天逸对秦玉凝吩咐道。

“是，七皇子！”秦玉凝应声走了下去。

“七哥，人来了。”六公主从外面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群人。

夜天逸看向门口，见德亲王、孝亲王、云王爷、秦丞相走了进来，却没有看见夜轻染、容枫、冷邵卓三人。他平静地问道：“三位王叔和丞相来了，染小王爷、冷小王爷、枫世子在何处？”

四人进来之后，被圣阳殿内横七竖八躺着的尸体惊住了——尤其是夜天煜抱着夜天倾坐在地上，夜天倾浑身是血，已经没了声息，四人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

夜天逸平静地看着四人。

好半晌，德亲王当先回过神，连忙道：“回七皇子，他们三人喝醉了，来不了了，如今刚刚被送回了府里，都醉得和烂泥一样。尤其是夜轻染那个浑小子，醉得人事不省，也不晓得他们三个灌了多少坛酒。”

“他们虽然来不了，三位王叔和丞相来了也一样。”夜天逸点点头，“二哥和四哥跟父皇开了个玩笑，父皇要杀他们，我本来是喊你们过来求求情，如今看来也不必了。父皇的病又复发了，如今昏过去了，你们看看四哥该如何处置？”

四人闻言这才看向龙床，果然见老皇帝已经昏死过去，床上的被褥上有一摊血迹，有些惊心；床下同样躺着一个昏死过去的女人，已经辨不出样貌，但看衣着还是可以辨认出是明妃。

“这……”德亲王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谨慎地道：“如今皇上昏迷不醒，一直以来都是七皇子监国，这件事情您处置就好。”

“德王兄说得对，皇上昏迷不醒，这件事情您处置就好。”孝亲王和云王爷齐齐点头道。

秦丞相也连忙附和：“臣等听从七皇子的吩咐。”

夜天逸闻言慢悠悠地道：“我虽然监国，但景世子辅政，也是要听听他的意见。”

“这……”德亲王皱眉，“景世子今日及冠，浅月小姐及笄，七皇子也知道，他们二人扔下宾客离开了，如今也没有音讯……”

“夜天逸，废什么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你去将茵儿叫来，我们这就死给你看。”夜天煜恨恨地怒道。

“我刚刚说过了，二哥和四哥不过是和父皇开了个玩笑而已，不至于是死罪。二哥自刎而死，我没拦住，如今我既然不让父皇杀你，也不会杀你，更不会将你的侧妃喊来让你们一起自杀。你就不要存这个心思了。”夜天逸淡淡看了夜天煜一眼，又对德亲王道：“德王叔，先将四哥押入刑部大牢吧！等父皇醒来，景世子回来，再行定夺！”

“是！”德亲王连忙应声。

“四哥，你最好不要想死，我说得出，做得到。你若是自寻死路，那么你的侧妃的下场可就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了。”夜天逸淡淡地警告道。

夜天煜怒瞪着夜天逸，片刻后，忽然一笑，“我的好七弟，你放心，从现在起，你就是让我死，我也不死了。二哥最后托付我告诉月妹妹的话我还没告诉她，

怎么能死？我还要好好地看着你是如何和我们一样失败的，我更要看着这天圣皇朝那把尊贵的椅子你能坐几日！”

“四哥能想通最好，免得我再为你忧心。”夜天逸不再理会夜天煜，转而看向德亲王。

德亲王对外喊道：“来人！将四皇子押去刑部大牢，严加看守！”

外面顷刻间拥入几人。

“不用你们押，我自己走。”夜天煜放开夜天倾，站起身来，抬脚向外走去。

那几人立即拔出佩刀，用刀指着他的后背，跟上他出了圣阳殿。德亲王看着出去的人，他掌管刑部，不放心便也跟了出去。

“冷王叔，你带着人去包围四皇子府，看好赵可菡，告诉她，四哥没死，被押入了刑部大牢。她若是想四哥活命，就好好在四皇子府待着。”夜天逸对孝亲王吩咐道。

“是，老臣这就去！”孝亲王立即领命去了。

“秦丞相！”夜天逸看向秦丞相，“你带着人清扫皇宫和京城各处，明日一早，我不希望再看到哪里有一滴血迹和一具尸首。”

“是，老臣这就去。”秦丞相得令，连忙退了下去。

“云王叔！”夜天逸看向云王爷，“你负责将二哥的尸首送回二皇子府安顿，找钦天监择日下葬吧！这也算是礼部的事情！”

“是！老臣这就将二皇子的尸首送回去。”云王爷连忙应声。紧接着，他对外喊了一声，他的贴身随从和护卫进来几人。他指了指夜天倾的尸体，那几人意会，立即抬了夜天倾走了出去。他也立即跟出去，走到门口忽然回头问：“七皇子，这择日下葬的话，该如何葬？是以皇子之礼？还是……”

“以皇子之礼，厚葬。”夜天逸道。

云王爷点头表示明白了，连忙退出了圣阳殿。

殿中除老皇帝和昏迷的明妃以及横七竖八的宫女、太监尸体外，只剩下六公主和夜天逸。六公主看了夜天逸一眼，此时走向明妃，伸手将她扶起来，喊道：“母妃，您醒醒。”

明妃一动不动。

六公主又喊了几声，明妃还是一动不动，她便看向夜天逸，“七哥！”

夜天逸看了明妃一眼，“六妹不必担心，明妃娘娘只不过是气血不通，失血过多，昏迷不醒，你将她送回宫吧！稍后让太医去给她开个方子，多养几日就无碍了。”

六公主松了一口气，对外面喊了一声，应声进来两个人，她使命人抬着明妃出

了圣阳殿。

夜天逸看了一眼满地的尸首，文莱连忙机灵地喊进来十多个侍卫，令他们两人一组，搬走了那些尸体，清扫血迹。不多时，圣阳殿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户也被打开，冲淡了血腥味，丝毫看不出这里曾经经过了一番杀戮，还在这里死去了一个皇子。

文莱带着人打扫完内殿，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殿中除了昏迷的老皇帝外，此时只剩下夜天逸一人。他看向房顶，清淡地喊道：“景世子，月儿，你们下来吧！”

他喊完，房顶上却无声无息。

“我知道你们在！”夜天逸又道。

房顶上依然无声无息。

“月儿，二哥临死前说的话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想必你距离得远，没听到。不用四哥告诉你了，我来告诉你：他说他爱你。”夜天逸又道。

房顶上依然无声无息。

夜天逸看着房顶，蹙了蹙眉，收回视线，声音极低，几欲不闻，“难道他们真没来？”

“七皇子！”秦玉凝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夜天逸收敛起神色，声音沉静，“进来！”

秦玉凝挑开帘幕进来，后面跟着太医院的几名太医，几人进来，对夜天逸齐齐见礼。

“两个人去明妃娘娘的寝宫给娘娘看诊，两个人去皇后寝宫，母后今日也受了些惊吓。剩余的人留在这里给父皇看诊。”夜天逸吩咐了一句，便对秦玉凝道：

“你今日累了，回丞相府休息吧！”

秦玉凝点点头，道了声谢，退了出去。

不多时，太医院的几名太医做好了分派。一拨前往皇后寝宫，一拨前往明妃寝宫，一拨留在圣阳殿。留在圣阳殿给老皇帝看诊的太医都战战兢兢，如今七皇子不再给皇上看诊，却让他们来看诊，这说明了什么？人人都不敢胡乱猜测，只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给老皇帝按部就班地号脉。他们发现皇上脉息极其虚弱，气血重亏，明明这两日皇上已经被七皇子调养得小有起色，如今却是不只数日前的调养全部白费，甚至已经到了只剩一口气的地步，无力回天。他们互相对看一眼，谁也不敢开药方。

太医们许久无人开方，都看向夜天逸，见他背负着手站在窗前，挺拔的身子孤

傲沉寂，似乎不打算管这件事情，但他们也不敢随便用药。一个年老的太医试探地喊了一声：“七皇子？”

“嗯？”夜天逸淡淡地应了一声。

“皇上这病体……怕是要撑不住，臣等医术低微，您看……”那老太医生怕一句话说不通，就性命不保。

“父皇大限将到，药石无效。随使用药吧！”夜天逸丢出一句话。

那老太医松了一口气——七皇子比他们更知道皇上的病体，已经到了大限之日——与几名太医对看一眼，聚在一起，低声研究药方。

夜天逸站了片刻，转回身，坐在椅子上批阅奏折。御笔落在奏折上的唰唰声和太医们的低语声交织在一起。

圣阳殿房顶，云浅月收回视线，看向容景。

容景伸手揽住她的腰，带着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圣阳殿房顶，按照来时的路线进入了地道。进入地道后，他衣袂如风，丝毫不停顿，带着她不出片刻便出了皇宫。

宫外，空气清冷，蓝天白云，与被浓郁的血腥和阴沉之气笼罩的皇宫判若两个世界。

云浅月轻轻吐了一口浊气，脸色有些晦暗。容景看了她一眼，揽着她的腰，身形不停，轻功登峰造极，轻如云烟地飘越重重屋宇，向城外飘去。

走了一段路，云浅月才发现是向城外走，偏头问容景：“你要带我去哪里？”

“你如今想去的地方，就是我要带你去的地方。”容景低下头看着云浅月，温声道。

云浅月微扬着脸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去一个地方？”

容景低头吻了吻她，“你在我的心里，你心里所思所想，我自然知道。”

云浅月心下一暖，面上的晦暗散去了些。容景不再说话，带着她轻而易举地出了城。

又走了一段路后，他飘身而落，如玉的手指轻轻一弹，一枚白色的物事飘向高空炸开。

“世子！”青影随后现身道。

“去灵台寺知会慈云方丈一声，就说我和浅月小姐借达摩堂一用！”容景吩咐道。

青影颌首，瞬间离开了原地，向灵台寺而去。

容景偏头对云浅月低声道：“我们徒步走走吧！”

云浅月点点头，容景拉着她缓步向前走去。两人走得并不快，脚步轻缓，步履



一致，谁也不说话，地面上传来两个人鞋靴擦地的声音。

不多时，天空居然飘下雪花。

云浅月停住脚步，看向天空，刚刚好好的蓝天白云，此时却已经转变为一片苍茫灰白。雪花从九重天万丈高空飘落，打在她脸上、眉眼上，冰冰凉凉，从她眼睫毛处落下，顷刻间便化为了一滴纯净的水滴，晶莹剔透地覆盖在她的眼帘处。她看着天空对容景道：“今年的雪终于下了！”

“也许一下就不可收拾。”容景也看向天空，声音浅浅淡淡。

云浅月不再说话，盯着天空看，一动不动，甚至眼睛也一眨不眨。

容景从天空收回视线，将手覆在云浅月的脸上，也同时盖住了她的眼睛。云浅月眨眨眼睛，那一滴雪化的水滴沾在了容景的手心上，湿湿润润。

二人就这样停留片刻，容景放下手，对她温声道：“走吧！”

云浅月点点头，跟随容景继续向前走。

半个时辰后，二人来到灵台寺的山门。慈云方丈带着几名寺中的长老已经等候多时，见到二人来到，齐齐双手合十见礼，须臾，便迎着二人进入达摩堂。

灵台寺做法事超度亡魂的钟声响起，达摩堂十八罗汉的佛像各司其位，正中最大的一尊是佛祖之像。容景和云浅月齐齐迈进门槛，站在佛堂的正中央。

“景世子，要做法事吗？”慈云方丈低声询问容景。

容景点点头，“给二皇子做一场法事！”

灵台寺虽然是佛门圣地，但也是知晓天圣京城发生的那一场逼宫传位之事的。

慈云方丈回身对几位长老一摆手，几位长老显然早已经有准备，齐齐一挥手，从外面拥进了不少僧人，排排坐好。不多时，达摩堂响起了超度诵经的声音。

云浅月闭上眼睛，静静听着诵经声，脑中不由自主地想起初见夜天倾的情形。

那是她娘“去世”后不久，姑姑将她接进了宫，夜天倾去荣华宫给姑姑请安，她坐在皇后身边打量这个太子，或许应该说那时候是打量她将来要嫁的人。他不过是个几岁的孩子而已，得天独厚的条件和生来的太子身份，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座小金山。她打量他的时候，他也在打量她。两个小孩对看了半晌，姑姑轻咳了一声，他似乎觉得脸上挂不住，连忙收回视线，红着脸告辞。姑姑自然准了，回头问她：“太子怎么样？”她诚实地回答：“若是他将来能很有钱，嫁给他也不错。”姑姑笑骂了她一句“不知羞”，此事便也揭过去了。

夜天倾走后不多时，蓝妃带着夜天逸前来请安。夜天逸和小七长得太像，她以为他就是小七，于是她在姑姑和蓝妃震惊的目光中，拉着夜天逸出了荣华宫。后来